小說家魯敏首次推出非虛構作品「解剖青蛙式」呈現自我

「以小說之虛妄抵抗現實之虛妄」的魯敏是「說假話」的小說家，多年來一直在小說裡虛構別人的故事、講述別人的世界，近日卻「一股腦」推出了三本非虛構作品，把自己寫作20多年來各個方面的所思所想、所得到的與所失去的一下子全捧出來。「作家要有勇於解剖自己的力量與勇氣，」已到中年的魯敏，「解剖青蛙式」很誠實地呈現了自我。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通訊員 邵鮮艷

■魯敏在松社接受記者採訪。 劉蕊 攝

■魯敏在現場為讀者簽售圖書。

七零後代表作家魯敏是江蘇東台人。歷經營業員、勞資員、企宣、記者、秘書等職，1998年開始小說寫作，現任江蘇省作家協會簽約作家，江蘇省作家協會副主席。已出版《六人晚餐》《荷爾蒙夜談》《奔月》等二十餘部作品。曾獲魯迅文學獎、馮牧文學獎、莊重文學獎、人民文學獎等，有作品被譯為德、法、日、俄、英、西、意、阿拉伯文等。

這位長時間從事小說寫作這一「虛構」事業的作家，一下子推出三本「非虛構作品」。《時間望着我》《路人甲或小說家》《虛構家族》首次完整結集了魯敏迄今二十餘年來非虛構作品，從「我讀」、「我寫」到「我說」，全面、完整而立體地揭示了一個七零後代表作家的文化滋養和創作經驗。近日魯敏攜三本新作做客鄭州松社書店，和好友河南省作協副主席喬葉一起，「解剖青蛙式」與現場讀者分享了自己20多年來的寫作與生活。

從未停止非虛構之路

1998年的某個下午，魯敏站在一棟寫字樓上往下看人行往來，內心早起波瀾的她心念一動，決意踏上小說之路，以小說之虛妄抵抗現實之虛妄。「從1998年開始寫東西，記得當時正懷着女兒，大着肚子穿上所謂的防輻射服，野心勃勃又心神不寧地坐到電腦前，寫出了作為小說家的第一篇小說《尋找李麥》。」

從小說起步的魯敏，其實從未停止自己在非虛構方向的耕耘，如果從1999年寫作散文《青春期》開始，甚至可以說二者是同步的。「這麼多年來，我一直寫小說，一直寫虛構故事，講述別人的世界、別人的空間、別人的時間。但我也悄悄地或者默默地說了很多我自己的話。」魯敏把這些聲音放在了《時間望着我》裡，「之前一直在替虛擬人物奔走訴說籲告。這回，也聽聽自己的聲音，就算沙啞不動聽，也是一條真嗓子。」

這是一部與時間、與生活、與肉身的對望之書，凝結個體經驗和智性拷問。「凋敝的時間望着我，發酵的記憶望着我，苦澀的路人望着我，老年的我在望着我：我為着這些目光而寫」。已到中年的魯敏，開始回望過去的生活，「其實每一個人的回憶，也不純粹屬於個體上的意義，更是那個時代共同的記憶。當你真誠地記憶或者客觀地記錄你在那個年代感受到的東西，哪怕是一粒灰塵，都是歷史當中的一個痕跡。」在《時間望着我》裡她記錄下成長過程中親身感受到的時代，七十年代由父母關係引發對中國兩性關係的思考、八九十年代國家二胎政策下妹妹出生時全家的惶惶不可終日……「屬於血管裡的真實，是最直接的生命體驗的這種真實。」

■小說家魯敏推出三本非虛構作品。

作為「路人甲」的小說家

1973年出生的魯敏，早已過了不惑之年，一張標準照似的笑臉卻似乎擁有了超越歲月的神奇魔力，始終給人以活力與年輕之感。從東壩系列到荷爾蒙系列，再到都市暗疾系列，魯敏的作品總有一股逆生的力量，帶給讀者以陌生化和新奇感。她不斷突破寫作的舒適區，用小說構建了一個虛妄的世界，那裡有萎泥也有飄逸；有自我放逐，也有飛升上天；有刻骨仇恨，也有悄然化解。

歷經營業員、勞資員、企宣、記者、秘書等職的魯敏，深諳路人甲那些迷霧一般毛茸茸的精神與心理空間，小說家亦是路人甲，路人甲誕生於小說家筆下。對魯敏來說，寫作是漫長的養成與奔向。那些早期的生活經驗，那些路人甲般的五彩斑斕，早已深刻烙印在她的生命體驗和文學創作中。過去數十年略顯駁雜的經歷，她毫不吝嗇、毫無保留地將其安放進《路人甲或小說家》一書中。

書中，魯敏分享了如何發現和確認自己對寫作的愛戀、如何在無意識中奔向寫作、又如何有意識自我養成的曲折過程。魯敏告訴記者，她是一個「內心戲很多的人」。在做團總支書記的時候，幫領導寫講話稿，剛二十出頭的她卻能把自己想像成躊躇滿志的局長，深深地把自己代入那個角色；組織舞會的時候，同是單身的她卻根本不想找人跳舞，站在一旁看他們跳舞時她的腦內已經搭建起一個故事：一對男女在今天的舞會上相識，一見鍾情而後熱戀，三個月後結婚了，三年後生了一個小孩但他們後來又離婚了……「我就是一個戲劇型的人，特別喜歡介入或者說去想像別人的生活，這是我最願意做的事情，於是最後就發現了——我想要成為一個作家。」

雖然其實寫小說80%的時間都很焦慮以及痛苦，但魯敏認為作家的焦慮是一種常態，一直很喜歡自己的選擇。作為「路人甲」她的生活中也充滿了普通人雞毛蒜皮的煩惱，為了女兒上學方便，像被「流放」一樣在學校附近租房子；經常思考如何處理與女兒的關係；日常買菜做飯打理生活……「為什麼說我既是路人甲，又是小說家，是因為我既具有路人甲所有的痛苦，但是又慶幸以小說家的方式來完成我路人甲的扮相，還是可以寫很多東西，還比較幸福。」

閱讀讓自己活得寬廣

喬葉認為在閱讀意義上魯敏屬於「胃口特別好的人」「特別能吃」。「重度閱讀症患者」魯敏把自己20多年來讀書經歷中「最好的一層奶油」撇出來，通過《虛構家族》呈現給大家。「我們這一輩子活在這個世界上獲得愉快的通道非常少，愛情也好，親情也好，美食也好，都是短暫的，容易消失的。我個人覺得比較長久的享樂的方式其實就是閱讀。」

除了寫書就是讀書的魯敏稱自己是「半個專業讀者」，每個人只能活一輩子，我們永遠無法想像到在寒冷的西伯利亞冰天雪地裡面，一個醉漢把一個冰塊敲一個窟窿跳進去，幾秒鐘以後被凍死。如果不通過閱讀，我們根本不知道世界上還有人這樣活着，選擇這樣死去。「我一直認為閱讀是我們這輩子能夠讓自己活得寬廣的不二通道，最起碼是一個成本非常低，效率非常高的通道。」

魯敏稱她不喜歡「作家生平+作品梗概+文學史地位分析」三段式的寫閱讀筆記，她刻意避免了做「劇透」，「增加一點個人閱讀的感受，以及跟別的書相比裡面的細節有哪些不同。」魯敏也喜歡八卦作者的寫作背景、私人生活，奈保爾是她很喜歡的一個作家，在書中她講述到，奈保爾的處女作《靈異推拿師》是在他大學剛畢業找工作接連被拒20次，而後躲在一個窮親戚的地下室裡面埋頭寫出來的經歷，「是非常可愛、純真、卑微，帶有失敗感的一個年輕人」。她希望這些「八卦」式的內容可以給讀者增添閱讀的性質與樂趣。

書介

徐鑄成日記（一九七七—一九七八）

作者：徐鑄成
整理：徐時霖
出版：三聯書店（香港）

徐鑄成先生是上海《文匯報》和香港《文匯報》的創始人之一。本書寫於1977年至1978年，作者以每日回憶的形式系統記述了自己從年幼開始讀報一直到1949年主持香港《文匯報》的經歷。書稿文字平實，對於親歷事件及交往人物往往秉筆直書，對於撰寫日記所處年份正迎來巨大變革前夕中國的記錄也敏感細緻，兩個不同的時代在作者的筆下交錯記錄，如今均已成為歷史，讀者正可從中感受到時代的變遷。

好妻子

作者：露易莎・梅・奧爾科特
插圖：紅林
譯者：康學慧
出版：悅知文化

《小婦人》續集全新譯本。三年過去，這個平靜的家有了不少改變。即將新婚的梅格有如盛放的玫瑰，婚姻是她嶄新的課題；喬開始寫作，經濟獨立讓她感受到自足和自信的快樂；貝絲則以她最溫柔的方式將全家人繫絆在一起，歌頌生命；精明的艾美則下定決心，若無法成為偉大藝術家，也要成為有教養的名媛……在《小婦人》之後的馬區家四姐妹，以家為起點，各自奔赴不同方向，卻發現生活的種種試煉已然迎面展開，於是在愛與悲的教育之下，懂得人生偶有失去，更多的是獲得。就算現在的人生和多年前的夢想相差甚遠，只要懷抱勇氣、善意與信念，便能擁有此刻這般幸福。

不只是厭女

作者：凱特・曼恩
譯者：巫靜文
出版：麥田出版社

厭女從不是個人問題，重點在於權力結構。當性別平權看似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厭女反撲才正要開始。本書為康乃爾大學哲學系副教授凱特・曼恩一錘定音之作，出版後在性別學術界獲得極大迴響。其論述以女性主義分析哲學角度出發，另闢開創性觀點，且大幅討論知名社會與政治案例，將過去許多曖昧難辨的厭女現象解析得更為透徹，不僅翻新了社會大眾對「厭女」一詞的既定刻板印象，更指出過往相關解釋的偏誤與不足。當厭女結合了社會慣習，深植人心，往往難以察覺或對抗，本書則為「拆解厭女」提供了最關鍵的指引。

清明上河圖密碼6

作者：冶文彪
出版：上海文藝出版社

《清明上河圖密碼》系列分別以士、農、工、商、兵五大行業為背景，深度描寫了北宋末期不同社會階層的風貌，揭開了埋藏在《清明上河圖》中的帝國秘密。在第6部大結局中，京城汴京又現怪象，五個紫衣妖人相繼出現，以五行妖法殺人，並分別以木遁穿門、火遁升空、金遁撞鐘、水遁沉河、土遁隱地妖法當眾消失。汴京五絕沿着各自所遇清明謎案留下的線索，不斷破解離奇命案，並各自遭遇一妖。最後，「五絕」聚首，共揭終極秘密。

VR萬物論：一窺圍繞虛擬實境之父的誘惑、謊言與真相

作者：傑容・藍尼爾
譯者：洪慧芳
出版：網路與書出版

「虛擬實境」（VR）一詞就算不是科學家藍尼爾發明的，也是他所普及的。他在科技界的精彩人生，揭示了VR不但能明晰和增進人類對自身的理解，也讓讀者重新看待我們的大腦和身體還能與這個世界有怎麼樣的連結。《VR萬物論》巧妙融合了科學書寫、自傳、哲學、建言，娓娓道來藍尼爾身為科學家的瘋狂生涯。藍尼爾認為虛擬實境既是科學冒險，也是文化冒險，更是最人性化的科技情境。在這本啟發人心的好書中，他除了解釋VR令人目眩神迷的各種可能性，主張VR讓生活更加豐富充實，更告誡大家須對人工智慧（AI）等運算理念審慎以待。

森見登美彥的《夜行》

書評

文：湯禎兆

作為京大鬼才的森見登美彥，放下「四疊半」的成功包袱，在2016年嘗試挑戰靈異性的奇幻小說《夜行》——無論讀者喜歡與否，我覺得都是值得鼓勵的嘗試，至少可以把接近已被他翻弄至再無新意的京都神話擱下，好讓大家可以互相認識不為人知的另一面。

《夜行》的物語驟耳聽上來頗有村上春樹的風味，一夥十年前在京都英語會話室一起上課的同學，總共五人相約在十年後於京都重聚，一起去看鞍馬的火祭。五人分別是主人翁大橋、前輩的中井、年紀最輕的武田、年紀最大的田邊及唯一的女性成員藤村——但當齊集後才交代還有第六名成員長谷川，只不過她在十年前已失蹤，一直和各人沒有任何聯絡。是的，情節是不是令人想起村上擅長的大學同窗修補歷史程式，大家耳熟能詳的多崎作不正是一次又一次去為過去青春疑圍釋謎的追尋。好了，森見登美彥不同的是，他差不多對當年發生的事，絕口不提，反而從一位畫出48幅名為「夜行」系列的畫家岸田道行出發，借他作為線索，然後讓各人說在自己在此十年間的奇幻經歷，以一千零一夜的方式不斷接力去述說異聞。當然，荒謬之筆一向也是森見登美彥的強項，但結合鬼怪異色又不妨視之為他的新嘗試。

森見登美彥努力去經營的是兩個平行世界的存在，在名為描寫永遠的夜之「夜行」系列背後，據說同樣有「曙光」系列的存在，只不過從來沒有人看過而已。而在最終章〈鞍馬〉，主人翁大橋在離開鞍馬山時，與同伴失散，當他嘗試致電中井，對方的反應竟然是「這十年間，你失蹤了！」在大橋本來的世界中，岸田已在三年前死去，而長谷川一直失蹤；但在中井提及的平行宇宙中，原來失蹤的是大橋，岸田及長谷川已結成夫婦，四人竟然在岸田家重聚相遇，還聊了一晚。此所以「夜行」及「曙光」就是平行宇宙的兩端，分別是出口及入口，互通流轉。表面上各章節好像各自為政，風馬牛不相及，其實當中的關鍵轉化，應在第四夜的〈天龍峽〉中。

《夜行》
作者：森見登美彥
譯者：涂愫芸
出版社：皇冠

〈天龍峽〉中提及田邊與岸田交情甚佳，在京都木屋町一起飲酒時，曾提及長谷川失蹤一事，而岸田的回應為那一晚他也在鞍馬。田邊提及長谷川是把自己「夜世界」深藏在心底的人，岸田即時表示這種人很有趣，然後說她們很容易會遭遇「神隱」事件。田邊提及難道是被天狗綁走，而岸田則認為地點在鞍馬，而且又是廟會之夜，可說大有可能。

後來在終章〈鞍馬〉中，岸田提及一段小插曲，就是在老師辦公室內有一幅銅版畫，原來是一位英格蘭的貴族拜託知名畫家友人製作，完成後發現當中的女子正是一名在凶宅失蹤了多年的女孩，畫家正是殺人兇手，於是一切便構成了平行宇宙的切入契機——在「夜行」的世界裡，十年前正是岸田把戀慕的長谷川殺害了，其實岸田早在十三年前已認識長谷川，正是當中的尾道之旅。而時間軸的重整下，正是岸田在殺害長谷川後，同年冬天去英國留學，於是浮現出上述的銅版畫片後，才促成岸田以此為契機去完成「夜行」系列。佐伯在〈天龍峽〉的解說可說最有釋謎的暗示作用：「那是百鬼夜行的夜行，岸田畫的女人全都是鬼，所以都沒有臉。這些女人都是在岸田的魔境誕生的怪物，最後從畫裡跑出來，吃了岸田。不過，這應該也是他的心願吧。」

好了，森見登美彥的靈異、推理及奇幻小說《夜行》就此落幕，對不對你的脾胃？還是拿起來自行驗證吧。